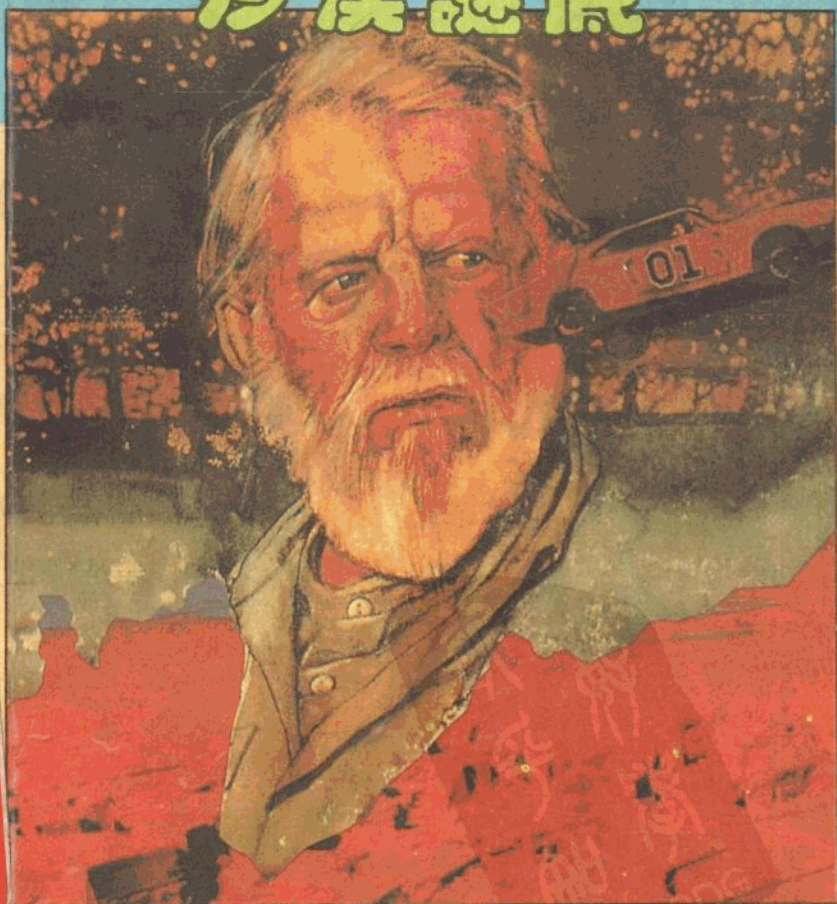


REN LEI DA TAN XIAN

人类大探险

沙漠谜底



主编 叶天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一、神秘的撒哈拉	(1)
1. 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传说	(1)
2. 约翰·雷特阿德首涉撒哈拉	(3)
3. 丹尼尔·侯东的撒哈拉之行	(7)
4. 尼日尔河一日游	(10)
5. 揭开尼日尔河之谜	(16)
6. 帕尔克的第二次探险	(24)
7. 三人探险队	(27)
8. 理查·兰德继承遗愿	(36)
9. 亚历山大·雷因的通布图之行	(39)
10. 雷尼·开利的探险故事	(43)
11. 约翰·戴维森的沙漠之旅	(48)
12. 英国再次派出远征队	(51)
13. 古斯塔夫·纳赫提格尔成功到达通布图	(58)
14. 奥斯卡·兰兹和亨利·杜维利尔的探险故事	(59)
15. 女中豪杰——狄娜	(63)

16. 法国远征军进入撒哈拉 (71)
17. 骆驼大部队的战斗 (80)
18. 传教士查尔斯·得·佛寇神父的故事 (84)
19. 夫妇双双闯沙漠 南非沙地留美名 (87)
20. 特德:19天穿越沙漠 (97)

二、阿拉伯的秘密 (105)

1. 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 (105)
2. 路多维科·第·瓦哲马的阿拉伯之行 (111)
3. 船员约瑟夫·彼茨的探险故事 (115)
4. 乌尔里齐·亚斯帕·希辰的阿拉伯之行 (121)
5. 发生在阿拉伯的又一个故事 (128)
6. 最后的阿拉伯 (133)
7. 新姿态的探险家 (141)

三、澳大利亚探险 (146)

1. 吉尔斯首闯澳大利亚 (146)
2. 吉尔斯再次出征 (154)
3. 约翰·佛雷斯特挑战澳大利亚沙漠 (156)

四、进军塔克拉玛干 (163)

1. 超级探险家斯文·海定首涉塔克拉玛干 (163)
2. 斯文·海定的二次探险 (173)
3. 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揭开“死亡之海”的面纱
..... (180)
4. 徒步对沙漠探险的中国人 (190)

一、神秘的撒哈拉

1. 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传说

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对撒哈拉一无所知。如果提到它，人们的眼前便会出现这样一幅景象：黄色的沙海一望无际，在天地相接处——天空与沙地相连，分不出哪儿是天，哪儿是沙漠。而且，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寸草不生，一丝绿荫也没有。对于这样的地方，人们的感受自然是神秘而又恐惧。所以，在 18 世纪以前，无人涉足撒哈拉。

但是到了后来，随着人们视野的扩展，科学知识的丰富，人们似乎想改变对撒哈拉的看法。就在这时，关于撒哈拉的传说多了起来：撒哈拉并非全是沙漠，在它的许多广大的地区，还有由石头构成的荒漠和平地。沙漠之中还有阿哈加尔高原、塔西林阿杰、艾尔格与提贝斯底等四大高地和山脉。山脉当中，还有面积不大的绿洲散布其间；撒哈拉当中还有一条神秘的河流，叫尼日尔河。在尼日尔河流域，还有比较繁华的城市和比较众多的人口；在尼日尔河畔还有一个叫通布图的地方，那里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宝藏，甚至有无数的金银财宝、珍珠玛瑙……

传说越来越多，越传越神，一时间，人们的吸引力一下子都转

向了撒哈拉。许多的探险家被传说的神秘激发起了好奇心，人们开始为了对自然挑战而决心深入撒哈拉，将它的虚实看个究竟。当然，探险家的意图并非只此一种，他们还想通过探险，在沙漠中开辟新的市场，进行通商贸易。于是，人们对于撒哈拉的探险开始了。

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对撒哈拉有了诸多明确的认识，那就是，撒哈拉分东西南北四个部分。东部居住的是提布人与黑人的混血种族，西部无人，南部是纯黑人部族，北部多是阿拉伯人和贝鲁贝鲁人。这些民族全部是游牧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居住地，随地而居。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统治着沙漠中的商队绿洲和仅有的几块绿洲。因此撒哈拉的人口密度为 2.5 人/平方公里。

另外，人们还明确地知道了撒哈拉很少降雨，一年四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刮的都是大风，大风卷裹着沙土，铺天盖地，情景很是壮观。大风起时，人与骆驼都不能站立，如果不是人畜集中在一起抵御风沙，恐怕有多少人都会被风沙吞食。

撒哈拉是广袤的，撒哈拉是壮观的，撒哈拉更是无情的。人们在得知了撒哈拉的许多惊人之处后，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们一直在探索，在搜寻，探索通商之道，搜寻沙漠中的宝藏。所以，在对于撒哈拉沙漠的探险中，引出了一个个滴血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也许目标不一，但是他们那种勇敢的精神，坚强的毅力，机智的头脑，善于应变的手段，都给人类探险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记。下面，就让我们遵循时间的线索，来看一看那些催人泪下，能引起人万千思绪的撒哈拉探险故事吧。

2. 约翰·雷特阿德首涉撒哈拉

上面说过,18世纪以前,对于神秘的撒哈拉,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查询。就在人们将注意力移向它的时候,也只是多了一些关于它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准不准?传说中的尼日尔河源头在哪里?那里如果有人,愿不愿意与我们进行通商?通布图在哪里?能否找到它的踪迹?带着对神秘世界的向往,1788年,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寓所里,成立了一个协会,名称为“促进非洲内陆开发协会”。本协会的宗旨是,有计划地进入撒哈拉,并逐步对尼日尔河流域进行探险。这个协会的成立,说明欧洲人已意识到了撒哈拉可能是一片宝地,对它的探险与开发,将会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好处。

于是,协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始了。协会的发起人,英国著名探险家库克船长主持会议,另一位发起人,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紧挨着坐在库克船长的身边。

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都是在探险界有一定名声、且有许多探险经验的人。库克船长抽着他那很有特色的烟斗,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清晰而亲切地说道:

“诸位,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谁肯第一个去撒哈拉探险?”

众人听了这话，眼睛齐刷刷地盯住了库克船长，那眼神，带着惊奇，带着诧异。库克船长明白了大家的眼神，他微笑了一下，肯定地说：

“大家也许都听说了。撒哈拉沙漠中有个尼日尔河，尼日尔河流域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但我们却无一人涉足那里。这个谜一样的尼日尔河究竟在哪里？诸位难道不想知道吗？”

在座的人都在沉默着。但外表的沉默掩不住内心的激烈活动。每个人的心中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能去撒哈拉吗？我有这个能力吗？这一去会不会永远回不来了？……

看大家都沉默不语，库克船长开始在每个在座的人脸上搜寻。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忽地站了起来，向库克船长说：“库克船长，我愿首涉撒哈拉！”

话音刚落，大家的目光便一下子集中过来，库克船长也激动起来，终于有人敢向这块神秘的土地挑战了！但库克船长没有急于称赞他，他富有经验地问道：

“约翰·雷特阿德，你将怎样征服撒哈拉？”

约翰·雷特阿德那张富有个性的脸显示出了他的沉着与冷静，他说：“尼日尔河肯定在非洲南部，要找到它，我认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水路，一直到冈比亚，然后再上岸探寻；一条是一直往南直穿撒哈拉。走第一条路，轻车熟路，意义不大；走第二条路，虽然困难，却富挑战性。我认为，应该往南直穿撒哈拉。”

库克船长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充满信任地端详着约翰的脸。那张脸是那么刚毅，双目中也仿佛蕴含了无穷的智慧和勇气。库克终于忍不住了，他拍着约翰的肩膀说：“约翰，好样的！我们将全力支持你穿越沙漠！”

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班克斯也站了起来，他走过来握住约翰

的手说：“约翰，你曾与库克船长一起在太平洋海域探过险，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

在座的人也一齐站了起来，他们纷纷握住约翰的手向他祝贺。

接下来，约翰和在场的所有人共同研究了探险的路线，联系的办法，以及出发时应带的物品。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约翰要出发了。告别地点是伦敦的索何广场。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在场的人都感觉了一种担心。但踌躇满志的约翰没有顾及这一切，他郑重地向在场的人一一道别，然后坐上一辆马车出发了。

马车刚走出不远，班克斯的心就狂跳起来，他用手抚着胸口，低声说到：“约翰，祝你一路顺风，愿上帝保佑你能够回来。”

就这样，约翰·雷特阿德匆匆地离开了伦敦，向另一个未知前途的目的地——撒哈拉进发了。

半个月以后，约翰来到了开罗。在开罗，他幸运地找到了一支即将穿越沙漠的商队。开始时，商队的首领对他不信任，以为他随商队会另有他图，等约翰说清了自己的目的后，商队的首领睁大了眼睛：“寻找尼日尔河？就凭你？你可知许多商队在沙漠中都消失了呢，你一个人，恐怕找不到河你就没命了。”

“也许吧。”约翰笑了笑，又说：“探险的价值在于挑战和发现，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愿望，是无法理解我的心情的。”

“以你的牺牲去换取挑战的乐趣值得吗？”

“值得。我第一个进入沙漠，后面就会有许多人也来探险。我们众多的探险者的力量与智慧加在一起，一定能征服撒哈拉！”

望着约翰那张长满胡子但又十分刚毅的脸，商队首领终于同意约翰和他们一起走了。他示意约翰骑马跟在后面，约翰感激地向首领鞠了一个躬，骑上马随商队出发了。

在马上,约翰的眼前展开了一片想象的天地——那儿有郁郁葱葱的绿洲,有奔流不息的尼日尔河,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有闪烁光芒的各种宝藏……

带着美丽的幻想,约翰随商队进入了沙漠。沙漠的景象与海域是多么的不同!黄沙细腻、柔软,像涌动的河,又像一幅黄色的图画,约翰行走在沙漠之上,心中充满了一股暖意,他想,将来的人们如果都能来这个地方看看该多好!带着新奇、带着希望、带着陶醉,约翰随商队来到了第一个绿地——达锡瓦绿洲。

绿洲给人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好!绿绿的草地,清澈的水流,温暖的阳光。对于一队沙漠中跋涉的人来说,绿洲带给他们的岂止是精神的愉快?它还向人们昭示着希望,昭示着大自然的恩赐。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充满绿色的地方,更容易隐藏病魔。没几天,不服当地水土的约翰便不幸染上了斑疹伤寒,这是沙漠中的常见病,得此病的人忽冷忽热,全身出疹。如不及时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商队带的药极为有限,极有限的药没能治好约翰的病,他陷入了昏迷状态。商队首领无可奈何地向约翰道过歉后,便领着他的商队出发了。只剩约翰一个人在锡瓦绿洲。昏迷中的约翰偶有一次醒来了,他想起了伦敦的家,想起了广阔的索何广场,想起了美丽的泰晤士河,想起了亲切的库克和班克斯。他心中感到阵阵遗憾——他没能完成协会的重托。想到这里,种种的思念与负疚又使他重新陷入了昏迷,在昏迷中,他断断续续地说了这样几句话:伦敦……库克……尼日尔河……

就这样,约翰在锡瓦绿洲永远地闭上了他那探险家的眼睛。他的梦想没能实现,但他用他的行动证实了他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勇气,他是首次涉足撒哈拉的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载入人类探险的史册。

3. 丹尼尔·侯东的撒哈拉之行

上面说过,约翰·雷特阿德作为涉足沙漠探险的第一人被疾病夺去了生命。这样“促进非洲内陆开发协会”的首次探险没有成功。虽然约翰的死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恐惧,但勇敢的人们并没有放弃对于未知世界的挑战。

1790年春的一天,班克斯先生接见了一位自称为贫穷士官的丹尼尔·侯东。丹尼尔·侯东身体比较瘦弱,但他的胆量却不减约翰。一见到班克斯,他就用十分恳切的声音说:“班克斯先生,我看到了你们写的广告,我想只身一试,不知您能否同意我的请求?”班克斯盯着这个年轻人,他犹豫了一下问道:“你不怕疾病与死亡吗?”“不怕,为了探险,牺牲是值得的。”看他态度这么坚决,班克斯被感动了。他拉住年轻人的手请他坐下,然后亲切地问道:“小伙子,可否谈一下你的探险计划?如果可行的话,我们会考虑给你资助的。”

“好,”丹尼尔兴奋地说道。

“这次探险,我想走一条全新的路线。”

“噢?什么新的路线?”

“我知道，咱们探险的目的是尼日尔河，通布图，所以我计划先走水路，到冈比亚河口登岸，然后再向内陆纵深地区寻找。我得到了一些可靠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尼日尔河跨越了热带雨林、热带草原、热带沙漠三个气候带，而通布图据我分析很可能就在尼日尔河流域及沙漠地带的边上。所以，这样寻找省时、省力，也可减少伤亡，班克斯先生，您觉得如何？”

班克斯认真地听取了丹尼尔的计划，之后，他又与库克船长商量了一下，觉得丹尼尔的计划是可行的。于是，他们给丹尼尔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当然也还指金钱上的资助。

就这样，丹尼尔成了继约翰·雷特阿德之后的第二个撒哈拉沙漠探险者。

行前，丹尼尔对他的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他打算先乘船，到达冈比亚河口，在那里上岸后，再向东行，估计一个月后，即可到达心中理想的目的地——通布图。站在已经画好的行程路线面前，丹尼尔·侯东心中十分兴奋。他想象着自己的前程，想象着成功的喜悦。

就这样，丹尼尔·侯东从英国乘一艘货轮到了冈比亚。一下船，他便被冈比亚迷人的风光陶醉了。这个地方与英国是多么的不同！它有着热带雨林国家的一切特征。但是，丹尼尔无心流连这里的风光，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于是，丹尼尔·侯东开始坐下来写信，一封给英国的妻子，一封给“促进非洲内陆开发协会”的领导者班克斯。后一封信中，丹尼尔详细地报告了自己的行踪。

丹尼尔迈上了寻找通布图的旅程。但因为他是孤身一人，所以没有多久他就染上了可怕的热病，在无人照料又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丹尼尔倒在了通往通布图的路上。临死时，他大睁着不甘的双眼，望着英国的方向，呼唤着他亲爱的妻子的名字……

丹尼尔死了。他究竟死在了什么地方,至今仍无人知晓。2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探寻着他死亡的秘密,终究一无所获。虽则丹尼尔没有到达通布图,但他所设计的行进路线,却给了后来的探险者一定的启示。他那一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也为后人留下了不灭的影响。

4. 尼日尔河一日游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1796年。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有一个人又一次敲响了“促进非洲内陆开发协会”筹办人班克斯的家门。班克斯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个人叫雷特里齐·霍勒曼，是德国格特因大学的神学研究者。他一见到班克斯，就面带微笑地说：“班克斯先生，也许您想不到吧？我这次并非应征，我完全是出于自愿而采取这次行动的。看！这是我的行进路线图，请您过目。”班克斯将线路图接了过来，仔细一看，发现这完全是一条新的路线：从埃及的开罗出发，先向南方的墨尔苏奎挺进，然后再南下到卡西那，穿越整个撒哈拉沙漠，最后找到尼日尔河。

“霍勒曼先生，这条路线安全吗？”

“还可以。这一线基本上都属于阿拉伯语种，而我，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习了阿拉伯语。另外，我还找到了一支商队，他们也准备前往撒哈拉。与他们走在一起，安全多了。”

“噢。不错。不过，你要格外小心。”班克斯盯着霍勒曼那刚毅的脸庞，亲切地嘱咐着。

霍勒曼就这样离开了英国。正当他紧张地作着出发准备的时

候，班克斯从英国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中说：“霍勒曼先生，我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如果要穿越撒哈拉，就必须注意自己的宗教身份，不然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霍勒曼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按理说，他并不愿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为了探险，为了成功，只能如此了。所以，霍勒曼在临行前又看了许多伊斯兰教的有关教义、书籍，他决心以伊斯兰教徒的身份走完这次旅程。

无巧不成书。也许是上帝的垂青，霍勒曼在临行的前三天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弗连坦布尔克，本来是个德国人，可后来改信伊斯兰教了。这使得霍勒曼喜出望外，他用了两天时间向弗连坦布尔克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同时也表白了自己战胜沙漠的信心。开始时，弗连坦布尔克根本不信，后来慢慢地对霍勒曼的行动产生了兴趣。他问道：“先生，您一定要穿越沙漠吗？”“是的，我一定要去，你知道，撒哈拉的通布图是多么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人非常富有，咱们到了那里，也许也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是吗？”弗连坦布尔克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他非常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先生，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什么？您也去？要知道，那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也许霍勒曼看出了弗连坦布尔克的心思，于是用了激将法。

“没什么！只要能成为富有的人，我愿冒生命危险与您同行。”

“好！咱们一言为定，您就以仆人的身份跟随我好吗？”

“好吧。”弗连坦布尔克爽快地答应了。

一切就绪。霍勒曼带着弗连坦布尔克，跟随着那支前往撒哈拉的商队，走进了撒哈拉大沙漠。骑在马上 的霍勒曼及仆人，都身着白袍，让人看去真像是伊斯兰教徒。

商队首先来到了锡瓦绿洲，大家也许记得，进入撒哈拉的第一位探险者约翰·雷特阿德就是在这里去世的。可是这次，霍勒曼及其他同行的人却有幸没有染上热病。精力充沛的霍勒曼在别人休息的时候独自去参观了建筑在锡瓦绿洲的宙斯·安曼神殿。当他站在神殿之前时，激动得心咚咚直跳。他是一位神学家，他曾从其他的著作中领略过这个地方，但现在亲眼看到了神殿虽几经风雨却依然雄姿长存的屋宇、长柱、石刻，他的心情能平静吗？他看着神殿，眼前出现许多有关的神话故事，那些故事，活灵活现，就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霍勒曼终于没有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伸开双手，抱住了一根柱子，口中忘情地叫着：“啊，神殿，我终于见到你了！”

他的举动引起了同行的几个伊斯兰教徒的怀疑。他们甚至猜想霍勒曼可能是化装的异教徒。因此，在霍勒曼第二次前往神殿时，那几个伊斯兰教徒跟了上来。他们从霍勒曼的眼中看到了他对神殿的敬仰之情。于是，这几个人围了上来，他们准备向霍勒曼发难了。其中一个首先问道：“先生，您既是伊斯兰教徒，可知伊斯兰教义的范本是什么？”

“是《古兰经》。”霍勒曼虽吃了一惊，但他很快稳定了一下情绪，清晰地答道。

“《古兰经》是谁创始的？”

“穆罕默德。”

“您对本教的认识如何？”

“我认为，咱们伊斯兰教是最好的教派，别的教都是一派胡言，我一生只信仰伊斯兰教，决不改变。”霍勒曼知道这几个人是故意试探他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程度，因而沉着应付，对答如流，态度非常诚恳。

这几个伊斯兰教徒听了霍勒曼的话，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于是，霍勒曼又和大家一起向南行进了。半个月后，商队抵达墨尔苏奎。在墨尔苏奎，霍勒曼突发奇想，他想去的黎波里，想看一看沿途的沙漠地貌。于是，霍勒曼与弗连坦布尔克商议，由弗连坦布尔克在墨尔苏奎等待，自己只身一人去的黎波里。弗连坦布尔克听后，表示要一同去，可霍勒曼拒绝了他的请求。就这样，霍勒曼在沿途拜访了许多沙漠部族的首领，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请教了许多有关撒哈拉的知识及风土人情。在积累了大量的沙漠各部族生活习俗的资料后，霍勒曼返回了墨尔苏奎。

弗连坦布尔克见到霍勒曼安全回来了，非常高兴。霍勒曼给弗连坦布尔克讲了很多新鲜的事情，俩人都兴奋不已。他们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可是，就在一天深夜里，霍勒曼被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他睁眼一看，发现发出声音的是弗连坦布尔克，他脸上通红，嘴里满是血泡。霍勒曼大惊失色——原来弗连坦布尔克患了可怕的热病！霍勒曼连忙找来商队的首领，首领给了弗连坦布尔克几颗药。药吃下去了，但病情却没有好转，不几天的功夫，弗连坦布尔克便昏迷不醒、滴水不进了。看着弗连坦布尔克那张惨白的脸及通红的嘴唇、发拌不止的身体，霍勒曼急得流下了眼泪。他紧紧地抱着弗连坦布尔克，不停地祈祷着：“主啊，请让他恢复健康吧，我们不能分离呀。”

但是，死神并不在乎霍勒曼的祈求和眼泪，它仍旧无情地吞噬着弗连坦布尔克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弗连坦布尔克注视着霍勒曼，断断续续地说：“霍勒曼，对不起，我不能……不能再陪你去通布图了。请原谅，我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死后，你要继续寻找尼日尔河，我希望你能找到它……”说完，弗连坦布尔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弗连坦布尔克的死，对霍勒曼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打击。他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他收起了自己的悲哀，准备随商队南下。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霍勒曼调整好情绪准备孤军奋战时，无情的疟疾也缠上了他。也许是他有着强健的体魄，也许是神的暗中保佑，霍勒曼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疟疾，恢复了健康。这真是死里逃生啊，感慨之余，霍勒曼给“促进非洲内陆开发协会”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他的黎波里之行，谈到了弗连坦布尔克的死，更详细地谈到了他自己的境况，诉说完这一切后，他的心情轻松多了，他又一次准备好了行装，跟随另一支往卡西那的商队，向南进发了。

又是一片无垠的沙漠，朝日初升时，那磅礴的气势还能让人兴奋一阵子，但漫长的中午、下午，霍勒曼都是在无聊和单调中度过的。日落时分，在天边能看到一缕缕的晚霞，仿佛沙漠已到尽头，但早晨起来一睁眼，仍置身于无边无尽的沙海之中。霍勒曼有时在沙漠中大喊几声，以此驱赶旅途的劳顿与无聊。这种情绪积蓄得太多时，霍勒曼就会想起那美丽的德国，想起儿时的欢乐，想起父母慈善的笑容。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他征服沙漠的决心。他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找到尼日尔河，一定要亲眼看看这神秘的河流！”靠着这种顽强信念的支持，霍勒曼克服了许多许多的困难，终于在1801年的春天，穿越了撒哈拉沙漠，并在沙漠的南部找到了尼日尔河。

当霍勒曼站在这条河的岸边时，他的心情的激动程度是无法描述的：“啊，这就是人们心中向往的尼日尔河吗？我终于见到它了！”他站在岸边，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观察这条河流。尼日尔河果然宽阔，在太阳的照射下，河面泛着粼粼波光。真美啊！霍勒曼用手捧起了一捧河水，喝进肚子里，那水清凉甘甜，沁人心脾。多日的沙漠劳顿终于有了结果，霍勒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晚霞升起来